

1 身世與家世

清光緒十六年辛卯正月初五（西元一八九一年二月十三日）午時，韓復榘出生於直隸（今河北省）霸州東台山村。

時馮玉祥、張之江皆九歲，閻錫山八歲，鹿鍾麟七歲，宋哲元六歲，蔣介石、商震、李鳴鐘、石敬亭皆四歲，張維璽、聞承烈、谷良民皆二歲，何應欽、李樹春、過之綱皆一歲。韓復榘與李宗仁、張自忠、石友三、曹福林同庚。

霸州地處（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帶，位於北京東南一百公里，原為漢唐之世中原通往幽燕遼東之孔道，為歷代兵



霸州益津書院

家必爭之地。後周世宗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年），為加強邊塞防禦，曾在此設立「益津關」，戍兵駐守。益津關即在當今霸州城的位置。後周顯德六年（西元九五九年），世宗柴榮在益津關設立霸州。益津關瀕臨灞水，故名霸州。

霸州自建制以來，歷經千餘載改朝換代，幾易隸屬，但一直沿用「霸州」古名，至民國二年，改稱霸縣。

霸州地勢低下，古代大部為湖沼，宋遼時期，還是一片澤國，後因河水氾濫，泥沙淤積，至元代始變為蘆葦叢生的沼澤地。居民原本就很少，元朝蒙古人入侵，又對當地漢民屠殺擄掠，以至幾乎人菸絕跡了。

明王朝建立後，為開發大都（北京），改變京畿荒蠻面貌，於洪武永樂年間兩次大移民，以充實京畿，韓復榘的先祖就是那時候由江南遷徙到霸州的。

台山村位於霸州城東南二十里，宋代建村。此地原是一片河間窪地，有三處地勢較高，「台基有三如鼎峙」，故而得名「台山」。三處「台基」按方位分別取名東台山、西台山和中台山。韓復榘就出生在東台山村。

「台山無山」，在明代即為「霸州八景」之一。有詩詠之：

〈台山無山〉 徐以貞

台村峨聳勢如山，更喜清流豔曲灣。

林樹直侵雲漢外，人字高架水雲間。

白溝東注拖銀練，恆嶽西蟠擁翠鬟。

乘興登臨舒遠眺，也勝壘石作山看。

台山村在中亭河南岸。中亭河是大清河一條支流，東西貫穿霸州南部，上自蓮花台，下達台山，再注入大清河，綿亙數十里，至此水流減慢，泥沙澄清，水清見底，故名中亭（停）河。雨季水漲，中亭河與大清河連成一片汪洋，因而有「清河無北岸，中亭無南堤」之說。

台山村東、西、南皆有繞村而過的小河（大清河支流）與中亭河相通，如此台山村就成了四面環水的孤島，僅靠東、西、南、北四座小橋與外界交通。每當夏季，村周青波蕩漾，翠柳低垂，輕舟小橋，炊菸縹緲，猶如江南水鄉。

韓氏族人聚居在台山村東南隅，按血緣關係遠近，又分居東、西兩院，約占全村面積四分之一。東、西院之間還有一個小院，內有兩座小樓，名曰「雙樓」。「雙樓」又分南、北兩院，韓復榘的父親韓世澤住在「雙樓」之北院；叔父韓世濂住在「雙樓」之南院。「雙樓」與東院血緣關係較近，同為韓氏第十三世祖韓雲班的後人。

據韓氏族譜記載：韓氏祖居湖廣布政司武昌府蒲圻縣（今湖北省赤壁市）大車里村。「蒲圻」

因「湖多蒲草」而得名，三國時期孫權在此設縣。明朝建立後，為開發大都（北京），於洪武、永樂年間兩次大規模移民，移民來源有二：一為湖廣，一為山西。霸州地處畿南，是移民主要遷徙地之一。

明朝永樂年初，明成祖朱棣為遷都北京，攜大批移民北上，以充實京畿。武昌府蒲圻縣大車里村韓氏家族有韓貴高一支，北遷京師順天府霸州境內。

韓氏始遷祖初卜居霸州城西一塊高地上（當時霸州大部為低窪沼澤地貌），人稱「韓家疙瘩」（「疙瘩」即土丘、高地之謂也）。後「疙瘩」改為諧音字「格達」，於是便有了霸州今日之地名「韓家格達」。韓氏四世祖韓思明遷居霸州城東北二十里之「蒲疙瘩」，「蒲」字是為紀念祖籍鄂省蒲圻縣。清道光年間，曾在此地建橋，名「蒲安橋」，後易名「普安橋」。韓氏五世祖韓耀再徙霸州城東南之東台山村，子孫繁衍，愈加昌大，漸成霸州望族之一。

據傳霸州有三大望族：城里崔氏，以代出顯宦彰聞；石誠田氏，以科場功名載譽；台山韓氏，以忠義仁厚稱道。

韓氏家族世代書香，族人多為讀書人。韓氏自第八代至第十七代有男性直系後裔二十人，皆為學子，其中庠生（科舉制度中府、州、縣學生員之別稱）九人，貢生（挑選府、州、縣秀才中成績優異者，升入京師國子監讀書，稱為「貢生」或「太學生」）九人。韓復榘（韓氏第十八代孫）之父是秀才，祖父和叔父都是太學生。

清乾隆至嘉慶年間，韓氏家族最為興旺。自韓復榘的祖父起，家道日漸衰微，庚子之變後，家境益困。

韓復榘的祖父韓應徵，字莘圃（一八三七—？），太學生，娶妻勝芳鎮楊氏，有二子一女。長子韓世澤，字靜源（一八六一—一九二五），韓復榘之父。次子韓世濂（一八六五—一九〇〇），字潔亭，太學生，博學多才。女嫁本縣薛各莊崔氏。

韓復榘的父親韓世澤，字靜源，生於清咸豐十一年（西元一八六一年），耕讀為業，家道小康，光緒十二年（西元一八八六年）為博士弟子（秀才），後在本村和鄰村任塾師多年。村塾收學費極廉，每個學生一年不過五百枚製錢，教授幾十名學生也就是五吊錢。如此微薄的收入，實難養家，韓世澤還要下河撈魚捕蝦，以維持家庭生活。光緒二十八年（西元一九〇三年），朝廷提倡新學，霸州開始興辦新式學堂。韓世澤被鄉人公舉赴縣城參加師資甄別，合格後任本村初等小學堂教員。一九二五年秋，韓世澤病逝於北京西城毛家灣七號寓所，享年六十四歲，臨終前遺訓子孫：「世世勿忘為讀書人。」是時韓復榘任國民軍（總司令為馮玉祥）旅長，正奉命帶隊出征，行至通州，聞父遽逝，在馬上慟哭失聲，然師行在途，不敢貽誤軍機，父親後事皆由時任北京衛戍司令的鹿鍾麟代為料理。時有《北京晨報》記者曾撰文記述此事，讚韓「以忠代孝」。

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有相聲《關公戰秦瓊》，說的是前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在濟南為其父祝壽，辦堂會，壽公亂點戲譜，鬧出諸多笑話。韓復榘一九三〇年九月出任山東省政府主席，

而其父早在一九二五年即去世北京，何來祝壽之說？

韓世澤事親至孝，撫弟友愛，敦厚方正，待人寬和，澹泊朦朧，榮辱不驚，一生崇尚「淳樸」二字。雖身為教書先生，其衣著飲食一如老農。一九一七年，韓復榘在通州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任連長時，國學大家、時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會司司長之高步瀛在北京第一次與韓世澤見面，韓留給他的第一印象是：「其容岸然而和，言藹然而盹。至衣冠樸素，而無隕獲之態。余心奇之，竊以為有道君子也。」待一九二二年末，高再次與韓世澤會面，「越六年，復榘以勞擢團長，家境亦稍裕矣，復見先生，意態被服如昔，而氣益和，乃愈歎果為有道君子。明年，東北戰事（第二次直奉戰爭）起，都城一日數驚，而先生意氣靜穆如平時，益信非有道君子不能也。」高歎曰：「若先生宅心淡泊，閱萬變而始終不渝，洵無愧有道君子。」（註一）

韓復榘之母李氏，霸州西台山村人，二十二歲出嫁，是一位賢妻良母式的農村婦女，「尊章在堂，稚弱在抱，奉老慈幼，曲有恩紀，門內雍然。里中咸稱頌：韓氏有賢婦矣！」韓母雖一普通鄉間農婦，卻頗識大體，對子女教誨極嚴，嘗誡之：「貧困不足慮，要當使兒輩奮發，有所建樹，為邦國光，斯不負耳。」（註二）韓復榘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時，迎母至汴奉養。母「嘗以盡

（註一）高步瀛：〈韓世澤先生墓表〉。

（註二）吳愷生：〈韓太夫人李氏墓誌銘〉。

忠國事，愛惜民生為復榘誠」。(註三)韓母李氏一九二九年病逝，享年七十歲。

為韓母書寫墓誌的是著名書法家劉春霖。劉春霖（一八七二—一九四四），字潤琴，直隸肅寧人，蓮池書院肄業，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〇四年）中狀元。劉氏書法享譽清末民初書壇，尤以小楷著世，時有「大字顏真卿，小楷劉春霖」之美譽，曾得慈禧太后的賞識。馮玉祥之父馮有茂的墓誌亦出自劉之手筆。

韓復榘兄弟姊妹六人，彼序齒第四，故西北軍袍澤皆呼之「四先生」，上有三位兄長，下有一妹一弟。

大哥韓復森，長復榘六歲，兄弟中最稱聰明，讀書最多，未滿二十歲已能開館授徒，惜因病在妻家養病期間，染上鴉片菸癮，嚴父偵知，盛怒之下將其逐出家門。復森愧悔難當，獨自「闖關東」，從此渺無音信，料當客死他鄉。大哥因吸毒而斷送一生的悲劇，使年輕的韓復榘深受刺激，因而對毒品深惡痛絕。二十多年後，他在主魯期間，為肅清毒品不遺餘力，乃至大開殺戒。

二哥韓復懋，字仲勉，因家貧自幼在外學徒。韓復榘升任團長後，家境稍裕，復懋方得以在家鄉開一片小糧店。韓復榘主魯後，青島市長背著韓復榘委復懋以青島市牛照局局長。韓復榘嚴禁家人在魯當官，時隔不久，獲悉此事，力勸二哥辭職，仍回鄉經營糧店。韓復懋從此再未出仕，一九五〇年病逝天津。

(註三) 吳愷生：《韓太夫人李氏墓誌銘》。

三哥韓復模，為人勤勉，力負家庭重擔，除在田間勞作外，兼下河撈魚，農忙時節，還要外出打短工，終至積勞成疾，於一九〇九年吐血身亡，年僅二十二歲。

幼妹小韓復榘兩歲，兄妹二人最相友愛。幼妹年長嫁本縣崔氏，不幸因病早夭。韓復榘每思及此，便悲切不已。

五弟韓復彬，字子中，遵兄命始終在家務農。抗日戰爭期間，避居西安，一九六二年病逝。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冬，義和團首先傳入霸縣馮村，次年正月逐漸蔓延至全縣，燒教堂、殺教民案屢屢發生。韓家原非教民，但韓復榘叔父韓世濂曾參與修築天津至山海關之鐵路工程，其間涉獵西學，粗通外語，家中又藏有一些西裝書，引起團民側目。陰曆五月二十一日，鄰村西台山義和團指其為「二毛」，突襲韓宅，韓世濂被殺，庭院也付之一炬。韓復榘祖母楊氏，年邁體衰，未及逃出家門，葬身火海。韓復榘生母李氏挈孤幼出走，凡中槍擊者三，以救獲免。當時韓復榘年方八歲，正與眾村童在村外河邊嬉水，見村內火起，急回村探視，在村口遇村鄰，囑其從速逃避。韓無家可歸，一籌莫展，鄉鄰趙寶德之母急將他藏匿家中，十幾天後方與家人團聚。從此，韓拜趙母為義母，韓、趙兩家世代交好。

韓家遭此橫禍之後，家境由小康頓入困窘，少年韓復榘從此備嘗生活之艱辛。

光緒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韓復榘束髮受書，在本村父親主持的舊式塾學裡開蒙。是年正值光緒帝變法維新，庚子之變後，維新勢力又捲土重來，因宣導新學，霸縣將始建於元代

的益津書院改辦新式高等小學堂，各村塾學更名代用學堂；全縣試行「癸卯學制」，即六歲入學，初小五年，高小四年。是時，韓已在塾學中讀書五年，相當於完成了當時所謂的初小學業，家中無力再送他到縣裡的高等小學堂繼續念書。韓父已被聘為村中代用學堂（初等小學堂）的教員，學堂就設在村西一座俗稱「大寺」的廟裡。韓就在學堂裡一邊隨父學習高小功課，一邊輔導低年級學生，正與日後中國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所創立的「生活教育」（用小學生做小先生的教育方法）不謀而合。

韓復榘自幼聰穎好學，在塾中隨父讀書，通讀四書（《大學》、《中庸》及《論語》、《孟子》）、《詩經》、《書經》、《春秋左傳》等，除子、史外，還學習古文選、八股文、唐詩絕句等，練習作文及習字也是重要功課。韓對書法尤為偏愛，時時臨摹，頗有造詣，小楷更見清秀工整，為他日後在縣衙裡任「帖寫」謀生，並在軍旅中以「司書生」進身創造了條件。

因家境日窘，韓復榘在讀書之餘，還要與兄長在田間勞作。當年台山村四面環水，河渠交錯，家家都有小船，有如江南水鄉。韓水性極好，善長抓魚，捉蝦，摸蛤蜊，以補家用。

光緒三十三年（西元一九〇七年），韓復榘十六歲，修完高小功課，因清廷兩年前即宣布停科舉，廢八股，韓仕途無望，遂輟學在家，白天與兄長勞作於田野，晚間挑燈讀書學墨。

光緒三十四年（西元一九〇八年）春，韓世澤託友人、縣衙刑房主管王佐舟舉薦韓復榘拜縣衙蔣稿公（掌稿房吏）為師，在戶房內當了一名「貼寫」（抄寫小吏），主要工作就是伏案謄錄

文牘。

光緒三十四年秋，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相繼病逝，聖諭全國舉哀。是年，韓復榘十七歲，與本縣北莊頭村高氏之女高藝珍結婚。韓、高兩家之所以選擇此時舉辦婚事，緣為「斷國孝」期間，婚嫁概不准動用絲竹及鑼鼓響器；衣著不准染有紅紫諸色；待客不准擺設宴席等等。如此男方不僅可以節省一大筆費用，女方也可為陪嫁寒酸遮羞。

高氏家族原為世代書香的大戶人家，後中落，但仍以「文」名見稱於鄉里，高藝珍之父與韓父韓世澤當年為同窗好友，其堂叔為著名學者、北學領袖人物高步瀛。

高步瀛（一八七三—一九四〇），字閔仙，直隸霸縣人，出身書香門第，父為晚清進士。高中舉後，入保定蓮池書院，師從桐城學派後期代表人物吳經綸，後又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後，任教育部社會司司長，魯迅在其屬下任僉事。一九二七年辭職，專任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教授。高對古文之義理、考據、辭章都有很深的功底，平生著述極多，其代表作有《文選李注義疏》、《古文辭類纂箋證》、《唐宋文學要》、《唐宋詩舉要》等。當時日本學者把他的考據與廣東黃節（字晦聞）的詩學、桐城吳闈生（字北江）的古文並稱為「中國三絕」。高不僅學識淵博，而且品德端方，為學界所景仰。魯迅曾對戲劇家齊如山說：「閔仙是個行不違所學的人，閔仙高就高在這裡。」（註四）一九四〇年病逝。一九四四年四月，北京師範大

（註四） 徐北文：《韓復榘與高步瀛》，《山左鴻爪》，第八十五頁，上海書店出版社。

學開會紀念抗戰時期去世的錢玄同與高步瀛，胡適即席演講，稱：「錢先生是南方學人的典型；高先生是北方學人的典型。」（註五）

一九二〇年代初，韓復榘駐軍北京南苑，因仰慕先生的道德文章，偶爾進城，輒前往府上拜訪。先生時任政府高官，韓僅為區區團長，恆以禮待之。先生記誦博洽，辭章典故，如數家珍。韓每遇古人詩文難解之處，輒向先生請教。先生必命韓從其堆積如山的藏書中取出一冊冊書卷，並令其翻至某某頁，溯本求源、解析精微，不厭其煩，令韓佩服得五體投地。

高藝珍，字淑德，一作聖坤，長韓兩歲，韓呼之大姐。高氏性格開朗，心地善良，雍容大度，榮辱不驚，深受韓復榘敬重。

韓、高兩家聯姻尚有一段逸事。某日韓父攜子韓復榘去縣城東北二十餘里之北莊頭，探望當年同窗老友高父。高父早聽說韓復榘小小年紀，棋卻下得不錯，便與之對弈。在搏弈中，韓復榘不時向高父透露自己的攻略，恭請對方警惕。棋罷，高父即向韓父坦率表示：「令郎少年敦厚，將來必有所成，我願以小女相託，盼兄勿拒。」韓父聞言大喜，就此訂婚。在那個時代，兒女婚事雖由父母作主，但也要經媒妁之言，幾經往返，方能定奪。似此兩親翁一言而定兒女終身大事，在當時尚屬罕見，一般人多以為是讀書人之間的怪舉，頗不以為然。

韓復榘婚後生活十分窘迫，帖寫職務卑微，工作單調，薪俸亦少得可憐，難以養家。韓阮囊

（註五） 萬福增：《河北真儒高步瀛》，《河北歷史名人傳·科技教育卷》，第三百五十五頁。

羞澀，更兼前途渺茫，心中十分苦悶，常去小酒館喝兩杯燒酒，借酒澆愁，因而認識一位元酒友梁海文。梁是縣城西街剃頭鋪子的師傅，三十多歲，為人慷慨尚義，頗有幾分豪氣，與韓一見如故，遂結為金蘭之好。

縣城畢竟不同窮鄉僻壤的農村，商鋪、酒肆鱗次櫛比，兼有賭戶。韓復榘窮極無聊，常隨差役涉足賭場，日久逐漸染指賭博，不到半年時間竟債臺高築。韓職卑薪薄，無力償還賭債；父親家規甚嚴，不軌之事又不敢使知之，終日坐困愁城。

宣統元年（西元一九〇九年）春節將至，債主紛至還來。韓復榘無顏面對債主，又愧對父母妻子，思前想後，決計鋌而走險，一走了之，去關外另謀出路。韓在出走之前曾私下徵求薦保人王佐舟及義兄梁海文的意見，王、梁都贊同他的想法，並各贈送給他幾吊錢作為路費。韓去意已決，便連夜由縣城趕回台山村，不敢驚動父母，只向新婚的妻子說明了自己的意圖，並表示愧疚之情。高藝珍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女子，非但沒有怨天尤人，反而慰勉丈夫今後要志存高遠，發奮圖強，到外邊闖蕩出一番事業來。臨別時，高將自己僅有的陪嫁首飾——一對空心銀鐲子拿出來，一只送給丈夫作盤纏，一只自己留作紀念。

韓復榘在院中向父母居住的北屋磕了三個頭，便踏上了闖關東的漫漫征途。是時，韓十八歲。嗣後，韓復榘從不諱言他年輕時一度涉賭的荒唐經歷。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韓在濟南辛莊兵營對參加軍訓的全省高中一年級學生講話。他說：「年輕時我喜歡賭博，由於我輸錢太多，無

法還債，便偷偷逃往東北。」^{（註六）} 以此告誡同學們要「好好念書」，不要賭博。韓主魯期間嚴厲禁賭，與他自己青年時期的一段慘痛經歷不無關係。

韓復榘離家出走後，戎馬倥傯，其間僅回故鄉三次，但他思鄉之情甚殷，雖官居他鄉，仍情繫桑梓，不時為家鄉建設與教育作出奉獻。

霸縣河道縱橫，陸路交通不便，韓復榘陸續出資修橋十七座，便利鄉人往來；開設兩家中藥店，貧苦鄉民取藥一律免費。

霸州史稱「翰墨之鄉」。縣城東關之「益津書院」始建於明朝萬曆元年（一五七三年），嗣後幾度興廢，一九三二年春改建霸州初級中學。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之韓復榘以夫婦身分捐資修建教學樓兩幢，西樓稱「向方樓」，北樓稱「淑德樓」，重金聘請名流學者任教。

韓復榘闖關東起初打算尋兄，無奈只知大哥復森在關東煤窯做工，卻不知具體位址，更不知關東之廣袤！韓出關後，所帶盤纏已所剩無幾，只得一路打短工，流落到遼陽。

是年五月，韓復榘患傷寒病，病倒在一家由山東逃荒到遼陽的老夫婦開的小客店。店主夫婦無兒無女，見韓眉清目秀，貌似書生，遂起惻隱之心，非但免收食宿費用，還熬湯煎藥精心護理。時過二十餘日，病情不見好轉，韓驟起輕生念頭。入夜，待店主夫婦都熟睡了，韓悄悄爬下床來，就著水缸喝了一肚子冷水，原來他略諳醫理：傷寒病人喝涼水必死！他唯恐死在店裡給店

（註六） 王雨田：《憶韓復榘二三事》，第一頁。

家惹來麻煩，隨即潛出小店，步履蹣跚地走到鎮外一片荒蕪的墓地，仰面朝天躺在一個墳丘上，瞑目斂息，靜候死神光臨，不想竟恍惚入睡。翌日，韓一覺醒來，已是出了一身透汗，身體頓感些許輕鬆，自忖命不該絕，又起身折回小店。從此，韓病情一天天好轉，在店主夫婦的精心調養下，又過了十餘日，病體已告痊癒。適值駐軍新民府之中央陸軍第一混成協（不久易名第二十二鎮第四十協）第八十標招兵，韓決計從軍，吃糧當兵。店主夫婦答應作韓的保人，並立下由韓書寫的具保文書。臨行告別時，韓認店主夫婦為乾爹乾娘，跪地磕頭，發誓說，今後若有出頭之日，定接二老去孝養終生。

一九三六年，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的韓復榘曾對人說：「當我民國十四年在北京升到旅長時，為了報恩，我曾派人到東北各處尋找那位救濟我的山東老鄉；到山東當主席後，又派了幾個人去找，但終未找到，很是遺憾！」（註七）

新民府在京奉鐵路線上，距遼陽八十里地。韓復榘趕到新民府，在鎮街南一間販賣糧食的穿行大店裡找到了陸軍第一混成協第八十標的招兵處。負責招兵的青年軍官要登錄韓的姓名、年齡和籍貫。韓先報了姓名。青年軍官寫了「韓復」兩個字後，沉吟著停下筆來，顯然是不知寫哪個「j u」字。韓恭敬地要過筆來，在一張草紙上端端正正地寫了個「榘」字。值此之際，一位身材高大的軍官走過來，拿起那張草紙，認真端詳了一會兒，又把韓上下打量了一番，說：「想不

到你還有這兩下子，行了，你就留下吧。」

韓復榘如願以償地在陸軍第一混成協第八十標第三營補了一名副兵，第三營的督隊官（營副）就是他應募時見到的那位身材高大的軍官、後來大名鼎鼎的馮玉祥！

